

光影织梦，她主导她的人生剧本

记者 朱滢 本刊记者 李彦

电影，在李冉心中有一个特殊的位置
从清华法学院本科毕业到阿姆斯特丹攻读法律硕士
再到捷克布拉格的电影学院
他人眼中非传统的成长路线
是她一直以来最真实的向往与追求
初心灿灿，理想冉冉
用镜头捕捉生命的一呼一吸
以影像与自我和世界对话
她说：
“坚定不移地，愿意付出一切为之奋斗终生的东西，
追求它的人是不会计较时间回报的。”
这是一个女孩一段关于梦想、勇气与突破的故事



李冉

电影导演，2011年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2013年硕士毕业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法学院，2014年入学捷克布拉格电影学院深造电影。短片作品《露西亚》入围60多个国内外影展，并获20余个奖项。她执导的长片首作《盛极一时的爱情》，入围华沙国际电影节(A类)、平遥国际电影展等20多个国内外影展，并获重庆青年电影展“最佳影片”。

初心可陈

电影是小时候的李冉大大的梦。

在北京东城区长大的李冉，童年充满了对电影的憧憬。因为父母的养育方式较为自由，李冉有更多时间与空间去选择自己喜欢的领域，她喜欢在考完试后跑去电影院，沉浸于银幕上那些或感人至深、或发人深省、或光怪陆离的故事中，光影交错的另一个世界成为了幼年李冉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次看完电影，心中对影像世界的向往都会愈加几分，那是一种神圣的感情。然而，成为一名导演似乎是遥不可及的梦——之所以称为

“梦”，是因为一方面李冉对其有着基因选择般的钟情，却也暂时未有足够的勇气直接入行。

到了面临人生选择的高考志愿填报阶段，李冉决定走一条更为稳妥务实的道路，最终幸运地进入了清华大学法学院。

在清华的四年里，李冉没有放弃一直根植于内心深处的文艺情怀。学校的电视台和话剧队，是这段时光中不可磨灭的印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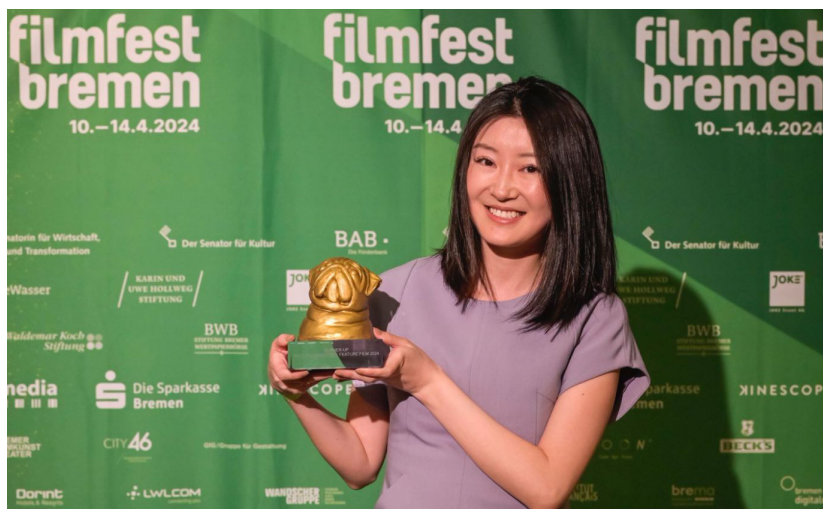
“这两个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也帮我奠定了后来走上电影这条路的基础”。依凭着自小的热爱逐步锻炼出的语感，受益于专业的教学训练与频次较高的实践机会，李冉在清华园中与志

同道合的朋友们共同创造，演绎着专属于他们的青春。这是另一个广阔的舞台，话剧连接着个体对内的探寻、挖掘与对外的表达、展示，是无数次深刻的自我剖析和他者对话，沉下来的日子愈多，李冉心中的电影梦愈燃，原来自己从未离开过文艺。

因为喜欢，进而努力拥有，不断幸福。在一次次的正循环、正反馈中，李冉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在这里，我能定义我是谁。而且我逐渐意识到，我的专业法律与我热爱的电影并非对立，它们都在塑造着我。”

四年充实的本科生涯结束，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没有如偶像剧中那般顺利而然的，符合多数人预期的，李冉再次选择了法律，前往欧洲攻读硕士学位，这依旧是一次千万次反复判断中理性平衡的抉择。事情的转机出现在学期中，彼时，持续不断的挣扎与失落笼罩着李冉——“在阿姆斯特丹的那段时间，我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文艺的气息似乎远离了我。身边的同学都在为未来而奋斗，而我却感到无比空虚，对生活提不起兴趣。”李冉将这种状态的原因归纳为“对真正热爱事物的故意回避”——渴望将电影作为生活的抓手而非职业，以期在工作之外有一隅可以安放热爱的港湾。然而事实证明，没有尝试的经历，想要尝试的心只会愈发挠人，“我要把这份存在感重新找回来。”

梦想的生发可以是突然的、感性的，实现梦想的路径需要清晰理性。热爱并不等同于擅长，证明自身有足够天赋的最有力回应需要通过实际的行动与成果来验证。在已足够紧凑的生活中，



李冉在德国不莱梅国际电影节获“最佳国际长片”奖

李冉辟出了一块专属于电影的自留地，开始重新规划人生轨迹。

在超强的自驱力下，她将目标逐步拆解，利用课外时间自学了拍摄和剪辑技术，报名了《纪录片创作》与《剧情短片创作》两门培训课程。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课程面向的是行业各异的业余爱好者，未有学分学位的严格考勤约束，班级里坚持上课的人数越来越少，直至最后只剩下了李冉一个“坚守者”，授课教师便将课堂移到了咖啡馆。每周，李冉可以独享“一对一的私教课堂”，拥有与专业电影从业者深度的、个性化、定制化的探讨机会，她如约完成了两部课程短片，在校内进行了小规模放映。这一特别的经历让李冉更加确认了自我深处对于电影的渴求，“那个时候我才觉得我好像是有点才华的，我觉得我是擅长的。”

为了更加了解一部成熟电影制作的全流程，李冉申请并成功进入了捷克布拉格的一所电影学院，专攻编剧与导演的双学位课程。她在那里接受了专业且系统的电影教育，在短时间内完成了高质量的毕业作品《露西亚》，凭借着这一作品与在学期间的积累，李冉幸运地获得了一些电影节的奖项认可，夺回了对电影的方向感。

一步一步、稳稳发生的一切让李冉有了新的期待，或许真的能在这个领域找到自己的位置。身处异国他乡，在只有自己的小屋里，剪辑影片到深夜，确定的志趣让李冉感到巨大的满足。

从纪录片到剧情片

李冉正式成为了一名职业导演。

她是从纪录片这一题材开始成长起来的，随后转向了剧情片



李冉执导《盛极一时的爱情》片场



电影宣传海报



李冉在捷克拍电影

的创作。对于纪录片，了解愈多，李冉逐渐发现对于导演而言，一个普遍存在的困境是都会在处理与纪录片对象的关系上感到棘手。当被拍摄者给予外来者信任，允许导演进入他们的生活时，他们可能并未意识到自己的故事将以何种方式被呈现。而当影片完成后，他们可能会惊讶于自己在片中的形象，有时是感到自己被描绘得过于可怜，因为纪录片确实有可能通过特定的镜头语言和叙事手法，聚焦于人物的苦难和挣扎，尽管这些真实的、奔波的瞬间与一无所获的日常在纪录片中往往具有深刻的价值。

“作为导演，我们确实可以在如何呈现真实上有一定的把握空间，关键是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沟通、理解。我发现很难与被拍摄者在影片的呈现上达成一致，并常常因此不能播出作品，这让我感到自己的创作是受限的。”

怀揣着期望更自由地表达思

想和情感的想法，李冉将重心转移至创作剧情片，并在不断的摸索与尝试中展现出了对情感类、两性关系、个人选择和成长等议题的兴趣倾向。她欣赏那些能够真实反映生活、触动人心的电影，认为它们是以一种更加自然和真实的方式与观众产生共鸣，而非情绪的过力引导甚至操纵。

2022年，李冉的长片处女作《盛极一时的爱情》在华沙首映，并于2024年12月10日在全国艺联专线上映。该片以细腻、流畅的现实主义风格，在现代中国社会语境下深入讨论了爱情、生活困境和一个女人寻找自我的旅程，将普通人脑海里打破平凡生活束缚的冲动用所谓的虚拟故事进行了转述。该片斩获多个国内外大奖，是第38届华沙国际电影节入围影片、2023年第7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藏龙”单元入围影片，并在近期获得第11届重庆青年电影展长片主竞赛单元的最高奖“最

佳影片奖”。

在一次采访中，当李冉被问到片中主角的人物设定缘由，她如此回答：“之所以写这样一个角色，是因为我喜欢蜀乔（主角名）这类人。她们聪明、害羞，但对自己坚持的事情又有一种单纯的执着。在现实生活中，像她这样勇敢的人并不多。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只有被逼到了绝境，没有选择的时候，才有改变的动力。而当坐拥稳定和安逸，却去舍弃这一切，是非常罕见的。”

如果将这段陈述告白与李冉的经历相比照，可以即刻联想到她的用意。女性成长是一个深刻而多维的主题，它关乎个体在人生旅途中的自我发现与转变。影片中的主角远赴国外，意外地发现了自己内心深处未曾触及的激情与梦想——她意识到自己的人生“灵魂”并未被完全点燃，这一发现促使她做出了改变命运的决定。过程充满了挑战与勇气，

理想与现实的挣扎，物质与精神的选择，与许多人在成长道路上遇到的情感困境及突破困境的经历不谋而合，也和李冉自己的故事相呼相应。故而有影评平台如此描述：这个故事虽在情感层面着力，但与李冉面临法律与电影的抉择困境如出一辙，某种角度上，《盛极一时的爱情》是李冉的精神自传。

影片完成后，李冉选择“退场”，不过多在意外界给予的评价与自身对影片预期的一致性。她更希望观众在观看电影时，能像体验生活一样，没有固定的方向，可以自由地根据自己的经历、观念来解读。因为每个人对电影的理解都是独特的，而恰是这种多样性构成了我们所处的文化生态，也是李冉创作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更像是一种开放的“行为艺术”，影片有自己的生命，而导演与观众是彼此尊重的存在。

每一点前进都是突破

“如果老想着实在不行，我还能再回到老本行，就没法破釜沉舟。”

自2016年回国后，李冉常驻北京，全身心投入电影创作。对于导演，尤其是像她这样的小众文艺片导演而言，办公只需要一台电脑，日程时松时紧，过上了生活与工作界限模糊的日子。



12月4日，《盛极一时的爱情》在北京举行了盛大的首映礼，由同是清华法学院毕业的刘思远（《令人心动的offer 第五季》带教律师）担任主持人。

在清华，老师们强调的是纯粹与努力，进入社会后，人际关系和自身影响力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走出包容一切理想的象牙塔，脱离学生的“稚气”标签，意味着在很多事情的选择与决定上需要“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破釜沉舟般地接受无保障的试错成本、沉没成本，这是教育环境与社会现实的巨大差异。

对于一开始几乎是“单打独斗”的李冉而言，更需尽快适应国内电影市场的千变万化。譬如，原先导演的主要职责是写剧本并与出品方进行沟通，然而受行业影响，当代导演的工作方式与内容发生了变化，不再仅仅是楼阁中的写手，完成剧本即可阶段性告结，而是需要自己去做项目孵化，开展融资、团队组建、宣发等各类专业性“杂活儿”“多面手”的角色属性愈发明显，即

既需要具备一种沉浸式的心态，在创作过程中保持足够的私人空间和思考余地，专注于创作的深度与纯粹性，同时还需要保持精力旺盛和对形势的敏锐观察力，在资源整合、项目推进以及融资等内外部管理与协调工作上随时响应，时刻准备着进入多线程工作。

“你需要在脑海中清晰地划分出两个区域：一边是负责更为现实的融资、协调资源等事务，确保项目能够顺利推进；另一边则是专注于创作，追求艺术的极致。”每一步都对影片的最终呈现至关重要。

这两种思维其实是相互矛盾的，而导演和制片人又是一对相互牵制、相互成就的力量。在创作时，导演只需考虑如何达到最佳的艺术效果；而作为制片人，则需要考虑预算等实际问题。在具体场景中，制片人会告诉导演预算有限，导演



李冉在学校时出演话剧、主持演出

的难题是如何在有限的预算内实现自己的艺术构想。李冉的自信恰恰源于她本身就具备的“双重身份”，当这两个角色由同一个人担任时，这种平衡就变得相对容易实现，因为可以更直观地判断哪些环节可以节省成本，哪些环节必须投入更多。

要想达到如上的状态，一方面需要实施者坚定不移地用无比刻苦的努力和足够的时间换取经验；另一方面将经验上升为策略，前置性地预设问题、解决问题，不陷于天花乱坠的空谈和表面的光鲜，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保持清晰的思考。

最艰难的时候也是成长最快的时候。在拍摄自己的第一部长片时，因为影片的取景涉及国内外两地，在福建泉州的拍摄完毕后，团队计划转至欧洲拍摄时却收到新一波疫情爆发的消息，接连遇到签证难签、国际机票价格不断高企、目的地感染人数不断

攀升、群演无法确定、随着摄制周期耽搁而成本俱增等一系列难题，更不必说来自外部的压力——家人的担忧与外界的质疑。承担着整个团队责任的李冉描述自己每天的状态是“一整天都绷着一根弦”，但作为主心骨，自己也必须鼓起最狠的精神，冲最猛的锋，一面负责“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一面思索怎么鼓舞团队，最终剧组在50天内顺利完成拍摄，期间无一感染，后来团队在回忆中讨论，都称这是一场“意志的胜利”。

“坚定不移地，愿意付出一切为之奋斗终生的东西，追求它的人是不会计较时间回报的。”尽管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面临着各种突发情况，但李冉知道，自己做的就是从“0”到“1”的事，每一点前进都是突破。

李冉坦言，自己未来的理想状态就是拥有源源不断的创造力，

以及基于自身兴趣与判断的自主选择权，保持自己舒适的节奏。“我庆幸自己的选择，因为至今我仍然热爱电影，享受创作的过程。我认为自己最大的勇气在于面对未知时不被恐惧所压倒，坚持追求自己的梦想。”

这也能在她的作品中找到痕迹。作为乐观主义者的李冉却偏爱悲情题材，作品的结尾常倾向于呈现一种不圆满的状态，这并非指电影中有角色死亡或归于悲惨的情节，而是指故事并未以传统的幸福团圆收尾，因为这才反映人生的真实常态。人生每一程都充满不确定性，如果因为害怕受伤就选择回避，则无法真正地体验生活。直面生活，允许一切发生，是更成熟勇敢的态度。

最后，回到一个许多人都好奇的问题，在清华大学的学习经历对李冉的电影创作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清华大学不仅为我提供了事业发展的基础，更让我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挚友，在这里获得的看待世界的眼光和积极向上的心态，是我一生的财富与资源。我没有经历过其他路径，无从知晓如果选择另一条道路，比如高中毕业后直接进入电影学院，或者硕士毕业后成为律师，现在会是怎样的状态。毕竟，我们无法同时预估两条平行选择的结果。但就我目前所走的这条路而言，我深感幸福。”